

T5236 .034M

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頌 符
命

文選

二

卷三十

六帖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襄既為益州刺史王憲公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襄因奏言襄有口執才上乃徵襄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善曰應劭曰不知純

絲之密也璣以為純絲被服也純絲繒帛也言夷狄負氈服毛者難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論繒帛之麗密也羹藜藿五臣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

之滋味善曰服虔曰含音含糗乾食也翰曰

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

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

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茨覆也銑曰蓬茨

草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五臣

愚心而抒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濟曰王襄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

也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

乎審已正統而已善曰服虔曰恭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

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翰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文首也向曰惟思也言

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

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

舍退普廣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

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反 翰曰工人匠人也

人如淳曰矻矻矻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五臣作樓清水

淬子會其鋒越砥歛其鏑善曰越絕書曰楚三召

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此二人為鐵劍吳越

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

鑿工練切說文云鏑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

昌故曰越砥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

冶歐台即巧台也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

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

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鏑亦刃也

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篲汜畫塗善曰負長

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

也漢書音義曰剽章充切如淳曰若以篲掃於

泥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銑曰剽斬也犀

獸名革皮也篲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

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

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善曰孟子曰

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註曰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

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

也胡困切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

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

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

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庸人之御駑馬

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亦傷吻弊笑五臣作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

極馬倦

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

進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繫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

及至駕齧膝驟乘

去曰善曰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

曰齧膝乘曰皆良馬名也駕則曰王良執靶霸

韓哀附輿

善曰張晏曰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

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驚忽如影

五臣作景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騁馳

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

之追奔電逐遺風

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向曰八極八方

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

五臣作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

貉五臣作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

五臣從心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

善曰論語曰當暑絺綌給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貉之

厚以居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淒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

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五臣無也是以嘔喻

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善曰應劭曰嘔

喻和悅貌嘔一侯切 向曰易謂海內易理夫
銑曰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
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

索擇伯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

隆 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
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
圖圖空虛 濟曰握捉隆盛也 齊

相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善曰韓詩外傳
曰齊相公設庭

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
人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

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

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為不及君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

九者乎相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選
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相公九合諸 由此觀之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善曰
呂氏

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銑曰逸
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

臣亦助君勤求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賢良是以忠矣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 善曰誠則上不然其信
本誠則上不然其信

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也 向曰揆度悃至也

又非其愆 善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
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

文選四卷 五

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

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子孟子

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

審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辱奧於潔薛而升本

朝離蔬釋躄脚而享膏梁善曰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辱汙也如淳

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瓚按屬以繩為履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

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向註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

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

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

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五臣虎嘯而谷五臣本風列龍興

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

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

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

也列清也蟋蟀俟五臣秋吟蜉浮游由出以陰善曰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

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

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向曰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

如賢人待明君而見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仕知明時而見也善曰

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

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

位之日也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

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

人則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子也善曰毛詩大

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

此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齊曰文武文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

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

伯牙操篋五臣鐘蓬五臣門子寧烏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善曰晉灼曰篋音迭遞之遞二十

鍾瓊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

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

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篋為號不得

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逢鐘門善服射

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
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
琴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上待也

下俱欲權五臣作歡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相欲也千載

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翼乎

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善曰春秋保乾圖曰

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

得其性也翼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齊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

至也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恩從祥

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善曰

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

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翔游於四方則太平之

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 遵游自然之勢恬

淡無為之場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銑

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休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

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善曰尚書曰垂

拱而天下治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

何必偃仰詘信五臣作若彭祖煦吁噓虛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

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

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

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

西王母石室中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

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

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

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

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

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

曰元鳳元年西羌反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真協韻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

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

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良曰

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既臨其域喻五臣作論

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善曰漢書曰克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

以威德善曰漢書曰克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

德兼行濟曰臨羌人之域宣喻有守矜功謂

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善曰酒泉太守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

之弗克善曰酒泉太守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銑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

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

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請奮其旅于

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罕之羌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向

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善

以擊之奮震旅衆也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罕开於鮮水陽善曰漢書曰克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

善曰漢書曰克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

之便不從武賢之策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

屢奏封章謂類進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善曰兵

表言勝捷之事也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

注曰制折也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亦紹厥

後五臣作緒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栢栢良曰

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栢栢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

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于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曰茫茫廣兆基開業人

神攸贊五臣作讚 銑曰五曜霄五臣映素靈

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善曰漢書曰元年冬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

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

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姬夜哭人問姬

姬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也 濟曰五曜五星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宵夜也歎則哭也餘注同西零不順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東夷邁逆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濟乃命上將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授以雄戟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器也相相上將寔天所啓善曰相相武貌也

萬魏十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銑允文允

武明詩悅禮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詩書 良憲章百揆為世作楷善曰禮記曰仲

日允信也津惟師尚父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

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昔在孟五臣

後世以為楷 向曰揆度措則也素旄一麾渾

武王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一區宇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

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蒼生更始朔

風變律

五臣作楚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

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

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亡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

尊故北風以變化於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善曰南楚也言王風廣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

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

原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作域也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整褰澤露遐荒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其先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鉉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

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我出我師于彼西

疆善曰毛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向曰我疆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

戎也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善

翰注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介珪既削列

壤酬勲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向將封騭為諸侯也列

壤謂分土也勲功也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

日建邦啓土也銑曰啓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開也上郡謂騭所封也

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
曰令問也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

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為辭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頃

史日月為肩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

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行無轍跡居無室

廬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開廬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翰曰

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幕天席地縱意所

如良曰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善

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濟曰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犁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

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緇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向曰介大

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

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乃奮袂攘袵怒目

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瞑目切齒

良曰此公子處善曰春秋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感精符曰

禍亂鋒起君若贅旒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先生於是方捧鬯鶯承槽從米銜杯作盃漱醪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

也奮髯其踞枕麴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博

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魁結箕踞銑曰奮動髯鬚也踞踞展足倚據

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鬚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也無思無慮其樂

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兀然而醉豁五臣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五臣泰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欲之感情善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俯觀

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五臣萍善曰廣雅

也焉如猶何如也向曰言見二豪侍側焉如

螺果羸力之與螟名蛉音靈善曰二豪公子

羸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羸祝曰類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

曰螟蛉桑蟲也螺羸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父則化

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羸螟蛉彼小

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
鯨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
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

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
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
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
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
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
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
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頌曰

芒芒

五臣作芒芒

宇宙上塲

楚錦

下黷波振四海塵飛

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參下

黷言亂常也。參不清澄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媾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賦，交錯同端。翰曰：茫茫廣遠，貌參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在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

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銑龍興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

泗濱虎嘯豐谷。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

彤雲書聚素靈夜哭。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詳見出師頌素靈夜歎注。

金精仍頽朱光以渥。善曰：良曰：彤丹紫色。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

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萬邦宅心駿民五臣效足善曰尚書曰宅心

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騏驎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曰

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貌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綢繆教后無競惟人善曰

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教后無競惟人善曰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銑曰綢繆親密貌教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書曰漢

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典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外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拔竒夷難邁

德振民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給於下人夷平邁行也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名

蓋羣后是謂宗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

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

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

善曰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

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黥布韓信彭越可以

破楚必矣榮陽地名銷印甚廢推齊勸立善曰漢下邑並是地名

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

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

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

印驅致越信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榮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

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銷印甚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

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

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

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

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

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濟曰固陵地名三王

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
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
五人各得其一体高祖乃封五人
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
霸楚寔喪皇

漢凱入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良曰霸
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喪亡也皇大也凱

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也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

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善曰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
跡黃老辭世却粒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

引輕身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

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
曲區逆遇**宏達**

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
曲區逆遇宏達

好謀能深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曰好
謀而成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

也通**游精杏漠神跡是尋**銑曰平常好
道術玄理也**重玄匪奧**

九地匪沈善曰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
重天之巔濟曰匪非與深也言平

妙知天道地理則**伐謀先兆擠**濟響于音善曰
天地非為深沈也

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鷓冠子曰音者所以調整也未聞音出而響過
其聲者也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

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
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奇謀六**

奮嘉慮五臣作聲**四迴**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
曰奮出也四迴謂迴

轉於天下四方也**規主於**五臣作以**足離項于懷**

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
於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

又平以金離間項羽君臣**格人乃謝楚翼寔摧**
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

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銑曰格韋
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折韋

王窘執胡馬洞開遊雲夢信必郊迎因執之高
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迎

文以謀哭五臣高以哀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迎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灼灼淮陰靈武

冠世韓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貌策出無方
崩平馳至宮哭殊哀

思入神契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
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銳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陵險必夷摧剛臣
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

堅則脆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
脆矣夷平也如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善曰漢書

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

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
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良曰肇始也

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
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

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京索桑既扼
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

引師北討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
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濟河夷魏登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山滅趙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

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

文選四二卷

三二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
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
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
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

火列五臣勢踰風掃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

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此用兵之法也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

過於風掃言易也勢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善曰

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
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
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

曰草上之風必偃濟曰破代齊二二州肅清
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四邦咸舉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

註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

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方不定請自立

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
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

預曰表顯也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

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
立為齊王也東海

克滅龍且子爰取其旅善曰

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
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
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龍且楚卒皆降之 **劉項懸命人謀是**

與念功惟五臣作推德辭通絕楚善同銑註銑曰

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

謂黜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

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

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

推高祖之德辭黜通所說絕楚王之望

彭越

觀時弑迹五臣作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善

杜預左氏傳註韜藏弑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

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

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此

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

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

勇志疾速如鳥翼之擊揚威凌五臣作陵楚城質委漢王靖

之飛若鷹之擊揚

難河濟即宮舊梁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

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

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

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良曰楚城

謂項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

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

故云舊梁也言烈烈黥布耽耽其眚五臣作眚

如舊之有也音麩善

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

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猛也眈眈虎視貌此於虎言猛也眈眈視也

冠疆楚鋒猶駭電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

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

烈烈名

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

觀幾蟬

蛇稅悟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

飲不食三十日而蛇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蛇去其

殺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肇彼梟風翻為我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肇彼梟風翻為我

扇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

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天命方輯王

在東夏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

謂布為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善曰三雄韓信彭淮南王知矯矯三雄至于垓下越英布漢書曰漢

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向曰矯矯

雄勇貌垓下地名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

易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保大全祚非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保大全祚非

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善曰左氏傳楚子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

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善曰漢書

孰誰臧善也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善曰漢書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毛詩曰文王

有聲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士也罔極自詒五臣伊媿善曰漢書曰張耳陳

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

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

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

怡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周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俯思舊恩仰察五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善曰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銑曰脫遺也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遺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

於泚水上是報辱也趙悴葉更輝五臣作耀枯條以冀州分野故曰北冀善曰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肆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肆善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肆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

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善曰漢書曰韓王信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良翰盧綰自微婉變我皇善曰漢書曰高祖與同註盧綰自微婉變我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卧内婉變相親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漢書貌我皇高祖也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漢書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測

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測

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人之貪禍寧為亂

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縮遂將眾亡入匈奴

亡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

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濟曰言人

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入匈奴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善曰

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

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

酈持蕭蕭荆王董我王軍善曰漢書劉賈將二

益切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善曰漢書

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善曰漢書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楚大司馬周殷庸親

周殷及楚佐賈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庸親

作五臣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善曰

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統曰

庸用作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作勞者

濟

統

善

漢

書

曰

善

曰

漢

書

曰

善

曰

漢

書

曰

善

曰

漢

今選四書卷

二

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縮遂將眾亡入匈奴

亡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

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濟曰言人

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入匈奴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善曰

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

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

酈持蕭蕭荆王董我王軍善曰漢書劉賈將二

益切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善曰漢書

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善曰漢書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楚大司馬周殷庸親

周殷及楚佐賈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庸親

作五臣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善曰

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統曰

庸用作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作勞者

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濟

曰歌其字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安國違親

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安國違親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

固之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

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劔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良曰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

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

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

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

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

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子邦家之基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義形

於色憤發于五臣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善曰

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

丞相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

亡與亡向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

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

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善曰漢書曰

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曾是忠勇

惟帝攸歎平聲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善曰

曰陳稀反勃復擊稀靈丘破之斬稀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占北平

遼西遼東良曰驚馳逸疾也雲寧亂以武斃

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

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善曰漢書曰高后

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和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

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

迎皇帝代張衡羽獵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善賦曰開閭闔兮坐紫宮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向曰挾功震主自

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漢也

古所難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之功震動君主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自古所難為也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相就國薨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下藩即所封絳是也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為沛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宣力王室匪惟厥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請項掩淚寤主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事急乃持卮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善曰漢書削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展曰地名也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

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

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

附謂附高祖也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

謀去聲協韻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躓

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

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

軍鋒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敏達也鋒謂為先鋒也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

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善曰漢書曰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

光大啓陽陵之勲元帥是承善曰漢書曰傳寬開也

下軍屬相國參殘博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封勲爵

作懲善曰漢書曰斬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是膺荆舒是懲向曰此謂斬欽也從高祖擊

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

文選卷之七

三

克之易也 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恢
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名都東

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善曰漢書曰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拍成臯以東也鞏維以

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

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

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翰曰此謂鄴食其

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 向曰名

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 濟

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

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 翰軒東

漢風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辜善曰漢書燕趙

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

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

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 我皇

銑曰輔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今選

三

五臣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

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貴** 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

選善也 **往制勁越來** 昂藏貌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

訪皇漢 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爾雅曰訪謀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善曰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

漢之德也訪歸也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赴赴邦

家之彥向曰伊辭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彞倫斁而舊章缺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蔽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 濟曰朗明昏暗也

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漢拜通為博士号為稷嗣

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

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

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

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赴赴邦

家之彥向曰伊辭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彞倫斁而舊章缺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蔽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 濟曰朗明昏暗也

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漢拜通為博士号為稷嗣

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赴赴邦家之彥向曰伊辭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彞倫斁而舊章缺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蔽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 濟曰朗明昏暗也 **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漢拜通為博士号為稷嗣

君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穆穆帝典煥其盈門

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

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

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

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

也猶嗣無知教敏獨昭五臣奇跡察佯蕭相貺同

也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佯也

師錫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

上封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

知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教明敏達佯比也

猶愛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

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

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隨何辯達因

資於敵紓五臣漢披楚唯生之績善曰漢書漢

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

毛詩曰鄆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曰黥布本屬

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

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

績謂唯何之功也音董叟謀我平陰三軍

生者有德之稱

縞素天下歸心

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

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

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

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董公也皤皤老貌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施

南振楚威自撓奴教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

惟人何識之妙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

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

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良曰秀朗

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向

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

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旃旗也南振謂

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

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

也紀信誑項軺以軒是乘攝齋五臣作齋赴節

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善同翰註翰

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

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

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軒

輕車也攝齋樞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

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周苛慷慨五

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

作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形可以暴志

不可凌五臣作陵善曰漢書曰楚圍漢王滎

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

項王怒烹苛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也

韶護錯音袞龍比象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良

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向曰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

整網紀網羅也劔宣其利鑿獻其朗善曰廣雅曰鑿炤曰宣猶用也鑿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劔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文

武四充漢祚克廣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

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善同銑注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

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善曰漢書

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

誤也魏建安中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善曰漢書平原郡有

樂陵縣也向曰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

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

五臣也故薄游以取位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

作樂也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

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

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銑曰濁世苟出

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善曰論語曰直

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向曰苟出謂且隨

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

縱貌傲慢也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善

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

書贊曰朔正諫似直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

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帝以明其大臣節也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諛苦諧以取容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諛諧逢

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

王翦倫合取容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

義為也諛諧取容謂戲潔五臣其道而穢其跡

弄以悅主上文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

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向曰清其

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

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

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

沈

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而隱也 向曰弛張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

猶衰榮也羣道也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 侗 儻 博 物 觸

類多能 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

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 合

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

贊於神明而生著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

贊論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

家衆流之論 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

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

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

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

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

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

逆之數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以食

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濟曰又有疾惠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

逆刺豫知前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善

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

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也 乃有五臣 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

向曰計數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盡其功 善曰不習無不利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

習無不利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習無不利

常習自盡其妙理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

謂天性而知也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

心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繞經

於目則諷誦不忘近過於 夫其明濟開豁括包

耳而聞藏於心謂明惠也 含弘大陵轢 歷 卿相嘲 五臣 哂豪傑籠罩靡前

踏 臺 籍 書 勢 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踏籍

朝哂謂戲 并也 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

前與之通 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也 踏籍猶

殘暴也 三 不畏貴 出 不休顯賤不憂戚 五臣本

勢之士也靡無也 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 戲萬乘若察友

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 視儔列如草芥 善曰十州記曰朔弄萬乘傲王

視之如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也 雄節邁倫高

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 氣蓋世 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邁過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善曰孟子

也 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

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

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養形之人也 銑曰噓吸謂吹歎也冲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善曰淮南子曰至人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濟日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神交 五臣造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

化靈為星辰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 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無常也

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 良曰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善曰京都洛陽忽恍謂幽微也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五臣作象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振纓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良曰臨

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溼而

無滓既濁能清善曰論語子曰溼而不緇老子

白濁而徐清冲而徐盈翰曰溼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溼中而無穢汚外

行則濁中**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善曰尚書曰沈

克 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能清伊何**

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為柔道**能清伊何**

視汙若浮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

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樂在**五臣作**必行處儉**

不以為耻也浮猶清也**樂在**五臣作**必行處儉**

五臣**罔憂**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作淪**罔憂**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

憂言知其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

也罔無也**跨世陵時遠蹈獨游**也蹈步也**瞻**

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善曰莊

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

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予有

何規於老聃哉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

今選四子卷

四

卷之三

四

茲邑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敬

問墟墳企佇原隰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則立祠廟於此也周

旋五臣作游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銑曰東西廂曰

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良曰榱椽也萊

高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貌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

形悠悠我情五臣本作精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白古有德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肅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

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善同濟注濟曰檀道鸞晉陽

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

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爲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

之立君以統理之之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

立爲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善曰史記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

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

選興盛雖歷遠代而武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

後帝王必繼其道也武功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

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註曰武象象伐時用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善曰

各異道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善曰

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

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善曰尚書外繇歌曰元

曰元首君也經略經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

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且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

殊迹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至於體分

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冥固道契不墜風美五臣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

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革戒也孟

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爲君之

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故二八升

而唐朝五臣盛伊呂用而湯武寧善同鏡註

元入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三賢進而小白

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

魏武子司空季子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

朋也小白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

重耳晉文公名也中古凌遲斯道替矣

翰曰替居上者不以至公利物為下者必以私

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

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

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向曰謂私

行請託以求其官榮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

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地也

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

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遽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

魯連以之赴海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

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衰世之

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中保持明善本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

樂毅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

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樂毅古之流也

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向夫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

駕監車上吳坂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向曰伯樂善相馬者

一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時值龍顏

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善曰漢書曰高祖隆

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額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之傑也銑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曰控猶用也

盡其忠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代也蕭曹

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

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靜亂庇人抑亦其

次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

也臣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

如語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

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是

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

君難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

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

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

生所以垂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夫萬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善曰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

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夫聖其解千載者是且暮遇之也翰曰有生謂生人也千載

一遇賢智之嘉會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

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

會也向遇之不能無欣幸之何能無慨銑曰

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

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

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良曰文若懷獨見之明

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

吾以救世向曰魏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

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

中言文若所能則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

北面以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

事魏朝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也等畫不以要功故事

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等策不貪

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

亡身也欲匡漢董卓之亂神器遷福善曰老子

故云明順也帝位也時卓偏遷獻帝於長安也公達慨然

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銑

見獻帝危故志在致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

其命以匡漢室也向曰言荀攸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

也軍府源流趣五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有名教

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

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

也翰曰謂其與彧志同彧之死矣而攸則存

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夫仁義不可五

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向曰宗

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

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生理不可五

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銑曰攝行契

有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鷦鷯賦曰生生之

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良曰崔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

崔琰也亦魏臣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胡明折勇撓曲也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

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善曰鍾會與吳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比面荅

君也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臣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

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

有不與魏武所有以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即天子位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

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容者與許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

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王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五臣者乎善曰漢書公孫攬曰攘袂而正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孔明盤桓俟時而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

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

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治國以禮

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接

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

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善曰

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 五臣 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

五臣 之無懼

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

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

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 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

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

亮 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

際良可詠矣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 向曰先主勅

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

間實可讚詠也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 五臣 角

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

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牝兮

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貌良曰摠角

謂童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摠

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

也伯符策字素善曰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

猶心也契合也善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

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軍披退翰曰晚節謂

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

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

曹公軍善曰於赤壁善曰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

於赤壁善曰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

年三十六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子布佐策致

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子布佐策致

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輔佐立善曰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

計策也善曰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

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

情所涉豈徒蹇愕善曰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

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愕愕

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

也善曰銑曰蹇正愕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

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夫一人之身所照五臣未異而用舍五臣

作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志在溝壑

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内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

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况沈棄

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
善曰家語孔子曰諸

侯之有冠禮有自來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

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

歸其理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君子曰

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

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為天下作法度者

不可廢而不述故復撰序所懷以五臣為之讚五臣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

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善曰洪大颶風洪颶扇海二溟揚波

善曰揚波喻亂也二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

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善曰周

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翰曰

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赫赫三雄

並迴乾軸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

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競收杞梓爭采松

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竹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

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

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善曰

善鳥皆喻賢也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

者皆出見於時也伏也亭秀也言無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

微探曠曠奇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遠向曰此謂荀或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貌
洞通照明也 翰曰賾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

道也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 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
也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

而行故不免也 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 文

明映心鑽之愈妙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
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頽淵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 滄海橫
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流玉石同碎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銑

曰滄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 達人兼善廢
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

已存愛 善曰孟子曰古人之窮則獨 謀解時紛功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濟宇內 善曰老子曰解其 始救生人終明風繫
紛 濟曰紛亂也

古代及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
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
臣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
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翰曰風槩節槩

也謂不順太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 善曰法言曰
袒取漢位也

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 良曰此謂荀
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著以上龜以筮

言思慮潛明有如 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
卜筮預見其事也

跡溝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曰
荀攸與議郎

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攸繫獄顯憂懼
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

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景命
不延溝此顛沛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

不延溝此顛沛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

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濟曰邁遇也顛沛

亂也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

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情情幕裏筭無不經善曰魏志

秦言其語量勇大也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

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惜惜

翰曰惜惜安靜貌幕裏謂軍中也也壘壘通韻跡

言在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

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善曰史記趙惠文

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向

曰壘壘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

事跡不暫停滯也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

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十

五城之價故顧知五臣能拯五臣物愚足全生

而晒之晒笑也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

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

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

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向

曰言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貌似愚能郎中

温雅器識純素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

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

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向曰此謂

袁煥也郎中官也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

純素謂與衆不雜

心汪汪軌度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

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

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銑曰貞正也諒信

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志成

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弱冠道敷歲暮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良曰弱仁者必勇

冠二十歲也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德亦有言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也雖遇履虎神氣恬然善曰魏

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

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

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煥曰

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

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

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佗日事劉將軍猶今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

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至人

者神氣不變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

遇危懼之時神氣不行不脩飾名跡無愆善曰

易也恬然謂安也

漢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向操不

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

激切素風愈五臣鮮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磋

愈鮮明也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

魚力反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

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翰曰此謂崔琰也天性踈通而明明朗

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貌忠存軌跡

義形風色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

每折之義見於風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

神顏色也形見也思樹芳蘭前除荆棘善曰芳

君子荆棘以喻小人向曰芳蘭謂忠賢之人

士也樹立也荆棘謂逆亂人也善曰伯宗之妻曰

惡其上時不容哲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翰曰

翰曰

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
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

琅琅先生
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
且志懷霜雪良曰琅琅珠玉貌先生琰也言

吹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
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耻辱也曹

運極道消
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

碎此明月
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然謗者太祖怒於
定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

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

珠景山恢誕韻與道合
善曰相子新論曰老子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
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

形器不存
方寸海納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心存萬物不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

川也言其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善曰論語子曰

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不雜

遇醉忘辭
在醒貽答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
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

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
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

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
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

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
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善曰尚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

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濟曰戴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湯愧耻不能

致君如堯舜之德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堯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

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

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已也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

帝王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善

言德喻玉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玉雖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

踰過也淵哉秦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五臣准

無假全身由直跡洿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

易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

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

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銑曰秦初夏侯玄字濟曰器

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

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

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萬物波蕩孰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君

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既同情禮兼到**善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

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臣下之節情禮

不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教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

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其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

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

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翰曰烈烈謂威勇貌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

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向

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 **志在高構增堂及陛**

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 **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

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濟

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秦志在

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

端委虎門

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大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臣救於君也自苟或至此並魏臣凡九人

堂堂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孔明基字宏邈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貌 **器** 同生民獨稟先

基字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 **覺** 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

之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寤也 **標** 從才 **榜風流**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

遠明管樂 力矣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善謂為信然 翰曰標榜諸葛見古

人之風流遠明管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善曰周

毅之才以自比也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善曰周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

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善曰漢書陽九

向注同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厄曰初入百六

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

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 **苟非命世孰** 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言亂也

掃 五臣 **雲** 莫貢反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

國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

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宗子思寧薄言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

解控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

預曰控引也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

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釋褐

中林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表崧

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向曰釋去也褐衣

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

之臣也鬱盛貌言其為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

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翰曰此謂龐

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

融明也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

先生標從才之振起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

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

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銑

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

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

古人之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善曰毛詩曰綢繆

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良曰

宗子思寧薄言

中山靖王後

無所控告於

宗子伯駢曰

與陳留盛仲明

向曰釋去也

而為棟梁

士元弘長雅

性內融善

翰曰此謂龐

統也言其思

慮大遠也

勝塗未隆

善曰孟子曰

親親而愛物

六

終以

銑

道振

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

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

伯駢曰無所控告於

宗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於

與陳留盛仲明

向曰釋去也褐衣

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

翰曰此謂龐統也言其思慮大遠也

勝塗未隆

善曰孟子曰親親而愛物六

終以銑

道振

古人之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詩曰綢繆

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良曰

綢繆

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良曰

宗子思寧薄言

中山靖王後

無所控告於

宗子伯駢曰

與陳留盛仲明

向曰釋去也

而為棟梁

士元弘長雅

性內融善

翰曰此謂龐

統也言其思

慮大遠也

勝塗未隆

善曰孟子曰

親親而愛物

六

終以

銑

道振

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冲還向成都所過輒剋

公琰殖五臣作植根不忘

中五臣作忠正豈曰摸五臣作謨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

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

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如良馬之有絡公衡冲善本達秉心淵塞媚兹

控奉君主之命

一人臨難不惑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

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

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

子臨危難之疇昔不造假翻鄰國善曰蜀志先

事行而不惑

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翻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善曰蜀志曰魏

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

蜀臣凡四人 臣須顧眄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

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 公

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

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央 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

斷也 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 桓桓

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

之境 向曰桓桓武貌霸迹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

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 卓卓若人曜奇

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 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善曰淮南子曰夫道

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

口也參三也三分者言三國也 子布擅名遭世

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善曰吳志曰張昭彭

城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

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 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携手遯秦撫

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

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
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
歛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
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王略

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五臣本匡此霸道善

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
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齊曰略道也威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桓王之
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善曰吳志曰

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
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翰曰孫權即

位追謚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特帝業未
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

六業帝業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
也純安也

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相王不以

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
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
歛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
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王略

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五臣本匡此霸道善

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
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齊曰略道也威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桓王之
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善曰吳志曰

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
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翰曰孫權即

位追謚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特帝業未
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

六業帝業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
也純安也

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相王不以

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剛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

無鵠鷓固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鵠鷓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伯言蹇蹇善曰周翰曰私位謂兄弟之次也

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善曰周臣蹇蹇匪躬之故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蹇蹇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

也請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

忠而獲戾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太傅吳紱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元歎穆遠**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

神和形檢五臣**如彼白珪質無塵玷**善曰毛詩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玷缺也

立

上五臣**以恒匡上以漸**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

作行

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

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曰君子以

言有物而行有恒 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臣

正也正其君上必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善曰言

以漸諫不為疆也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

之宜也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

染也仲翔高五臣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

也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好是不羣折而

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作歎過孫陽放同

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五臣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平權

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徒翻交州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

蟲也擾柔可狎而駭然其喉下有逆鱗經寸之

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該者嬰之則不

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

黜楚辭曰驥躡蹻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

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

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

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

言有物而行有恒 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臣

正也正其君上必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善曰言

以漸諫不為疆也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

之宜也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

染也仲翔高五臣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

也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好是不羣折而

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作歎過孫陽放同

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五臣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平權

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徒翻交州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

蟲也擾柔可狎而駭然其喉下有逆鱗經寸之

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該者嬰之則不

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

黜楚辭曰驥躡蹻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

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

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

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

傳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

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曰君子以

言有物而行有恒 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臣

正也正其君上必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善曰言

以漸諫不為疆也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

之宜也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

染也仲翔高五臣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

也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好是不羣折而

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作歎過孫陽放同

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五臣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平權

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徒翻交州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

蟲也擾柔可狎而駭然其喉下有逆鱗經寸之

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該者嬰之則不

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

黜楚辭曰驥躡蹻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

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

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

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

路善曰鸞鵠賦曰葍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

府詩曰天路隔無期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大路也驤舉也仰

挹玄流俯弘時務善曰毛萇詩傳曰挹輿也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流澤

也俯下也弘安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善曰周易曰殊途同歸嵇康贈

秀才詩曰仰慕同趣銳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途事君之義亦同趣理日月麗天

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

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論語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予不匱毛萇曰匱竭也翰曰日月著天下人

瞻之不墜仁義在人用之尚想遐風載挹載味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衛公誅曰仰瞻遐風重暉冠世魏畧王朗

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向曰言庶幾想

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冰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

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言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

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

文選卷第四十八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之字

生民

善曰張揖曰昊穹春

也

夏天名郭璞爾雅註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

迄於秦

五臣注作于

善曰文穎曰選

率邇者踵

武述聽者風聲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述遠也近者

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良曰踵繼也言歷選

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

風聲善惡而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張揖曰紛綸亂貌湮沒也

勝盡也 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言自古之

君衆多其湮沒磨滅不稱繼詔五臣本夏崇號

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 繼詔五臣本夏崇號

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善曰文穎曰詔明也

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

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向曰昭明夏大也

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罔若淑而

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善曰應劭曰罔無也若順

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

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 軒轅之前遐哉

邈乎其詳不可五臣本得五臣本聞已銑曰軒

也遐邈遠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五臣可觀

也詳求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

所載善惡可知也 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

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亦可見也維語辭也

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翰因斯以談君莫

盛於唐五臣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

五臣本有堯字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

植百穀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始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

戎人咸歸其德文王改制爰周質隆大行越

成善曰文穎曰到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

越於也翰曰爰於到大越逾也言文王改制

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

然無異端慎所出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

無異端蓋慎守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善曰夷易

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湛恩龐莫鴻易豐

也善曰湛深也龐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

備用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善曰

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

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

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善曰子孟康曰襁褓謂成

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
故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翰
曰強祿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
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
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
冠出后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
未有殊
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絕遠

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今謂漢也
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

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
有封禪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

亦宜然
大漢之德逢五臣作**涌原泉沕**勿**滴**聿**曼**

羨善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向曰逢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流潤不絕也沕滴泉

流貌曼羨長多貌
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善曰張揖曰

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
上暢九垓吉**下**

沂八埏延**也**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沂流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
銑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齊曰萬物皆沾天子

協氣橫流**武節焮逝**善曰協氣和氣也橫疾風之逝也焮疾風也
流多也焮逝遠也

闊泳音沫**沫**音末**也**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

遊原遐**也**向曰邇狹近也

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向曰邇狹近也遐闊遠也沫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遊其

遐闊遠也沫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遊其

遐闊遠也沫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遊其

遐闊遠也沫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遊其

原流遠者浮其波也首惡鬱沒作闇昧昭晰善曰孟

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翰曰天下沐仁惠之昆蟲

積澤則大惡之積者皆自流沒昭晰明也

比日變而為明也善曰文類曰閩澤皆樂

愷懌音驛濟曰閩歌也善曰文類曰閩澤皆樂

珍羣徼王麋鹿之怪獸善曰言騶虞之羣在於

園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徼遮也導一莖六穗

於庖犧雙貉格共抵丁之獸善曰鄭玄曰導擇

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貉角

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自以為牲

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獲周餘

珍五臣放龜于岐善曰文類曰周放畜餘龜於

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

向曰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

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

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日警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注水中鬼神接靈

圍語賓於閒閑館善曰文類曰是時上求神仙

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濟

神之事故鬼神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

禮之於間也奇物譎詭倣
揚儻窮變
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倣儻

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
事變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
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向曰欽美臻至

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

之以燎照微夫斯
善本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慝女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善曰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

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

登泰山封禪不以慝乎小雅曰心慝曰慝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

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翰曰隕落航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慝慝爽

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為瑞乃以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

乃登泰山不亦慝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群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於是大

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惠善

大司馬上公公也故先進議諛順也向曰諸夏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

樂貢百蠻執贄鏡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

夷貨名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濟曰言德齊上古休

烈善本列浹洽符瑞衆變期應五臣本紹至不特

創見善曰文類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

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意者善本

應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

無者泰山梁甫五臣作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善曰

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也蓋者發

禪紀號以表榮名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

語之辭也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

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况

善也榮美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善本無此二

天儲多祉福慶善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善本無也

制讓而不為文契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善

穎曰非發往意應劭曰挈絕也李音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

帝太山梁父也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

言不封之禪絕三神之意羣臣慙焉良曰慙或謂善本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善曰孟康曰天道質

辭讓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

瑞以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

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善曰

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

幾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

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

之禮亦無幾何之跡而屈說者尚何五臣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

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翰

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

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

得稱有七十二君矣夫脩德以錫符奉命

言武帝不可讓也五臣以行事不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

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

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
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
故聖王不替而脩

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
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

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
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
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

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
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

也
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
皇皇哉斯事
善本斯作此兼無事字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
善本業不可貶也願陞

下全之
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
翰曰皇

皇大也不亦
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

曜
善本日月之末光絕炎
熾以展案錯
措事善

漢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銑曰摺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
略教絕遠炎照展申案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行其教術

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
猶兼正列其義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袞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

無
善本窮
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時別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翰曰

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

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
也襲繼也據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
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飛

善本

英聲騰茂實

善曰蜚古飛字也

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

前聖所以求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向曰未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

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

覽焉

善曰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

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

於是天子沛

普蓋切善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

五臣

哉

善曰張揖曰係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係作誠或為沛

我也言我誠往哉

乃遶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

封禪之事

向曰揔納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

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惠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

向曰天子之德如天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善曰

也言群瑞屢臻故可遊遨也

滋液滲

土也游作也謂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

疏漉何生不育

善曰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善曰

非唯

雨之潤澤之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之惠化所為潤澤也非唯徧之

我汜似布護之蓋君化分散萬物皆霑也汜猶

君也布護分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五臣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

之事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君乎君乎侯不

邁哉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良曰邁往也般般班之獸

樂我君圃五臣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善曰謂騶虞也春秋

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

虞白虎黑文翰曰般般雜色貌樂遊也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旻旻穆穆君子之能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協韻善曰漢書音

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代切親見其

來向曰旻旻明貌穆穆美也態貌也言瑞獸

之形明美如君子之貌蓋曾厥塗靡從天瑞之

聞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善曰文穎曰其道從乎此乃天瑞之應銑

徵善曰文穎曰其道從乎此乃天瑞之應銑

君之君之茲亦五臣於舜虞氏以興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

徵善曰文穎曰其道從乎此乃天瑞之應銑

在其濟曰言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

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五臣帝用享祉善曰漢書音義

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

鹿鹿濯濯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

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荅以祉福也良曰濯

濯游貌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時祭祀有白

麟見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三代之前蓋未

享君福也但往與車社福也五臣本有向曰三代謂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采

之宛宛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色炫縣耀五臣本煥炳輝胡煌向曰龍正陽顯

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善曰文穎

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

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銑曰

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

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

當改爲土故云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善曰漢書

受命所乘也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

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與

之子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不齊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

祥瑞不必衆言以美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

其道也諄諄衆言也依類託寓喻以封巒禪

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

禪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

封山之事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善曰尚書曰兢兢業

爾雅曰翼翼敬也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

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銑曰上下謂

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荅天子之德

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

故曰於音鳥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善

衰安而思危也。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

格。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

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劇秦美新。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其勝負，此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善曰：上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辭，載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順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

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良曰：謂諸官也。此雄

自稱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臣。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劇秦美新。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其勝負，此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善曰：上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辭，載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順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

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良曰：謂諸官也。此雄

自稱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臣。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劇秦美新。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其勝負，此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善曰：上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辭，載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順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

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臣。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善曰書曰若時登庸又曰欽明文思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度幾也言敬明之德度幾於古道善曰尚書曰天子作民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善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善本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

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善曰難蜀父老曰勤思

人以神明其德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也配

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善曰尚書考

開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莽

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善本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臣嘗善本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

溝壑善曰賈逵國語註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

銑曰顛眴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賤比於莽所

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

死填於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善曰左氏傳鄭伯

見也服虔曰天亥地黃泉在地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

極思也善曰莊子弁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臣

雄稽首再拜以聞曰善曰言混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盱盱音吁始天地未開

萬物睢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魯靈光

扈字林曰睢仰目也肝張目也翰曰權輿始也祛開也睢睢肝肝視不分明貌言始天地形未開之時混善曰言天地沌不分也或玄而萌或黃而牙方開故玄黃

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玄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籠始生萌芽善曰言天地既開玄

黃剖判上下相嘔音吁善曰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向曰剖判分也上下天地也言天地之爰初生民帝王始

存善曰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天地既分是育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將在乎混混茫茫五臣本作之時善本

聞罕漫而不昭五臣本作察世莫得而云也善曰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翰曰混茫混沌之氣也豐聞罕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得厥有云者五臣

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實厥有云者無此一上罔顯於義善本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犧之皇者也罔無也中莫盛於唐虞邇靡

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曰仲尼春秋因而發思也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

子不見用於時故脩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

春秋因而發思也

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

而暴虐獨秦崛本勿切善起西戎邠斌荒岐雍之

善曰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疆秦嬴濟曰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

因襄文宣靈之僭跡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卒靈公卒德公立

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謚也言始皇因此跡而起

立基五臣本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善曰史記曰

公此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武王卒立異毋弟為昭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翰曰秦至孝公

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奮至政破起也言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

縱五臣本作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臣

本作皇帝盛從鞅於儀韋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

皇帝并天下號始皇帝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

秦相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其威

也向曰始皇盛從商鞅張儀馳驚起翦恬賁

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奔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

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翰曰馳驅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刻楚滅

古文刮古語燒書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

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向曰弛禮崩樂塗民

耳目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

廢塗塞也欲使人愚也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善曰流

謂除之也濟曰流漂滌蕩並謂除去其禮法也難然除仲尼之篇籍

自勒功善本業善曰難古然字改制度軌

量咸稽之於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

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良曰耆舊碩大也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

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余獷而不臻善曰

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齧人也又曰獷犬

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也甘露嘉醴景曜浸潭淫之瑞

潛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

不出瑞落而大萐沒經霄隕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

星也穀梁傳曰星字入北斗字之為言猶萐也

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

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

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

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向曰萐妖星

也霄落也始皇時彗星見神歆靈液善本海水羣飛二

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靈歆其舊緒不福祐之善曰神

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

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銑曰

懼不可離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

者極妖愆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

也昧或為蔑濟曰窮極皆多也回邪也言上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愆也

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善曰

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向曰覽古者憑仁

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

微有意言漢有仁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義之德尚缺矣

桀紂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桀紂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翰曰

若順也又曰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况盡汎五臣作

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

哉善曰况况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

與汎同所買良曰言除掃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暴安能享福又遠者乎訊除也

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宛葉音攝善曰漢

豐沛滅秦道自宛葉向自武關與項羽五臣

戮力咸陽善曰漢書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曉下秦軍沛公謝羽曰

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銑創業蜀

曰項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漢發跡三秦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

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曰灌嬰追斬羽

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

蜀古玄及

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蠲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

悉除秦法

儒林刑作形辟歷紀圖

典之用稍增焉

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

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與焉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

古而猶襲之

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猶因也

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入而猶因而

襲之未能盡除絕也 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善曰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

道極數殫闇忽

善曰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

不還

善曰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

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

福祐之也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其猶夫能至治道極數盡朴散

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 玄符靈契黃瑞涌

以為資助地祗眷顧而懷之

出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焉涌出瑞之翰曰玄天黃地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

也必渾勃作淳勿湔津川流海渟音庭良

多如川流海水之渟貯也餘皆水流貌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

瑞之誕彌八圻五臣上陳天庭善曰八圻猶八

上列天庭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方也言

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

天下大廣於八方之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

境德聲上陳於天庭善曰言威聲如

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雷光景若日也

易曰震為雷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于天

淵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深淵項岱曰

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向曰

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

光萬國歌謠響飛滿於天淵之於是乃奉若天

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

命窮寵極崇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向

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善曰

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

規模至於萬世也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

規萬世也善曰言奇偉侔善曰言儻譎詭天祭善曰言地事善曰言

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翰曰奇大卓異變

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儻謂卓

異也譎詭謂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

變化之速也善曰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

天下四十有八章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

天下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

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為書

如篇章然也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五臣本

其疇離之善曰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

穹天鋪布衍廣疇離治也言美聲上至

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卓哉

煌煌真天子之表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

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地方斯茂矣善曰吳

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

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

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為

瑞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

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銑曰湯有白鳩丹鳥

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蛇之應比

之於此為受命甚易格來其勤善曰格至也言

輕蔑也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翰曰昔帝纘祖

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

皇王纘帝五臣本無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

損益而亡五臣本豈如善本新室委心積意儲

思垂務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積也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

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

善曰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

離應也良曰登上格至

也言美聲上至

表儀

善曰吳

錄曰孫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善曰格至也言

覺德不愷

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

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

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是以後祕府覽書林

遙集乎文雅之囿

禮樂之場胤殷周之

失業紹唐虞之絕風

善曰言以文雅為園囿以

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

善曰作

照耀靡不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

也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

籍也宣徧也臻至也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

月之節者神卦靈兆上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

旗以示之

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

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窻

也軫軒車也旂旗名也揚和鸞肆夏以節之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

註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

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也施

黼黻衮冕以昭之

善曰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濟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良親九

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

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書莽詔曰姚媯陳田王子之

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土儀也善曰漢

翰曰淑美穆和也

奏定南郊良曰改定欽脩百祀咸秩也善曰漢

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

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銑曰欽敬咸皆秩序也謂敬百祀皆

得次明堂雍臺五臣本作辟雍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

序也明堂布政室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九廟

向曰明堂講藝之所

辟雍講藝之所

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

王六曰濟南伯聖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

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獨

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

壽宮養士卷切與饌同銑曰天子七廟莽加

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

母養食制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

之堂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善曰漢書曰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良親九

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

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書莽詔曰姚媯陳田王子之

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土儀也善曰漢

翰曰淑美穆和也

奏定南郊良曰改定欽脩百祀咸秩也善曰漢

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

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銑曰欽敬咸皆秩序也謂敬百祀皆

得次明堂雍臺五臣本作辟雍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

序也明堂布政室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九廟

向曰明堂講藝之所

辟雍講藝之所

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

王六曰濟南伯聖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

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獨

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

壽宮養士卷切與饌同銑曰天子七廟莽加

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

母養食制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

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良
曰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

匡馬法善曰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
車一乘教戎備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

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并燕晉
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

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良曰匡正也司馬法恢崇祗庸燦德懿和
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

之風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
友爾雅曰懿燦美也翰曰恢大祗敬庸

用燦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廣彼措紳講習言
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也

諫箴誦之塗善曰措紳謂經儒之人也漢書賈
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歲諫督誦詩

上傳言諫過也向曰措紳儒生也言廣用儒
生講習經義以為箴規諷誦之道也塗道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善曰毛詩曰振
鷺我爰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銑曰

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
也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積善曰論語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積與韞古字

通音讀翰曰俾使緒業也布濩分散貌衍廣
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

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郁郁乎煥哉**
善曰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

文章齊曰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天人**
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

善曰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濟
日允信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尚書曰羣公
塞蒲也既皆聽命又曰亦

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良曰百官羣公
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平也**姦**

宄寇賊罔不振威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

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陸侯奉黃帝後媯昌為始陸侯奉虞帝後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

虞舜葬帝典闕者已

五臣本作以

補王綱弛者已

五臣

本作張炳炳麟麟

五臣本作焯焯

豈不懿哉

善曰麟麟

沈潛甸内而洽侯衛厲揭

綺例要荒濯沐

善曰言風化所

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深則厲淺則揭銑曰被及仁風

需濡淳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内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需風也侯衛要荒

遠服也厲深需也揭淺需也濯沐微需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

而述

善本前典

巡四民迄四嶽

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

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

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

翰曰術法也

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申宗祀之儀

增封泰山廣

善本

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

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向曰

典常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也

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
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
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向日言自古有
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
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况堂
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

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

壇場望受五臣命之臻焉善曰言莽既受命故

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
堂堂國者而死乎向日堂堂盛貌丁當厥其

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
之而望新君之至渟深也受命謂莽也臻至也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五臣喁喁魚

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
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

延頸歸德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帝者雖勤

內向謂順服於君喁喁眾口喜悅貌帝者雖勤

讓善本惡鳥可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註惡

謂莽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
勤為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

也宜命賢哲作帝五臣本典一篇奮善本三為

一襲以示來人擄之罔極善曰言宜命賢智作

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良曰宜作帝典二
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

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令萬世常戴魏

心使無極也擄舒奮振罔無也令萬世常戴魏

魏履栗栗善曰魏巍高大也論語子曰魏巍乎
其有成功尚書曰栗栗危懼濟曰
令萬世之後常戴荷魏巍高大之臭許馨香含
德履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敬也臭又馨香含

甘實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

德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

精也翰曰鏡鑒也聆聽也則百工伊凝庶績

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又曰庶績其疑喜與古熙字

通銑曰工官伊惟凝成荷天衢提地鼈善曰

庶衆績功越逾熙廣也善曰

國尚書傳曰整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

則而效之向曰天下之士皆欣荷天道之亨

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

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

也地為臣道提統也整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

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

班生將引堯事以還漢德是命

引曰典蔡邕註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

郗五臣本萌等召詣雲龍門善曰范曄後漢書

侍中七略曰尚書郎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

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翰曰謂

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小黃門趙宣向曰小黃持秦始皇

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也臣等對曰善本無等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

此篇以言善本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明秦事言作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為輔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秦之社

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本無

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之固終奏聞此論為非也固又具對詔因曰司

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成一家之言孝經日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

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濟曰謂私但

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主上求取其書竟得

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銑曰言相如以此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

惡不遺細微善本作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

也。因史見意謂脩。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

春秋褒貶之事。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

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臣固頓首善本又有伏惟

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善本實

向曰惟思靡美也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

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

珍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和不勝區區竊作

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濟曰雍

言不足以言天子美明之盛猶樂善本啓發憤

薄善本覺悟童蒙銑曰樂謂樂為其事也光揚大漢軼聲

前代五臣本作世良曰軼過也言光揚然後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贛頓首頓首曰太

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煜煜於云反蔡邕

兩儀烟烟煜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翰曰太

極混沌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烟煜天

地之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言兩

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

何曰奧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沉深為地有

浮輕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而氣升天道浮

混成氣相交雜衆類混合而成其形肇命民主五德

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

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銑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

是法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造草昧混猶溷

濁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踰繩越契寂

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蔡邕曰言結繩

寂寥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

綴知銳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

之君系之不連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

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可

得而脩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

轅少昊曰金天顛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

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

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

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為帝皇之首上古遠

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亞斯之世善本通變神

化函含光而未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已

可知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

冠德卓綽善本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

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

圖黃帝德冠帝位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

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冠首也陶唐堯也

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

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

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五臣本作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

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蔡邕曰天有

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

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

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

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

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

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

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外繇歌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

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

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

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

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

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

也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闔

而恒文垂彛倫敦而舊章缺善曰國語郭偃曰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

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

敦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

也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

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暗

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

漢能脩之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

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彛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倫理敦敗也舊章古書也

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

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

帝卯行也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晉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敷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善本作詰始

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

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詰之德向曰宏

大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

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

備哉粲爛真聖善本有神明之式善本有也字向曰

其有文章也式法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善本禘

矣蔡邕曰茲孔子也善曰謂皐陶后夔阿衡

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皐陶之徒是

龜俛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比此亦小也

以高光二聖宸五臣本居其域蔡邕曰言高祖

其所而眾星共之翰曰時至氣動乃龍見淵

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向曰天命

既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

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拊翼

之意也易乾卦九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拊翼

而未舉則威靈紛紜銑曰拊翼未舉欲海內雲

蒸雷動電燿必推反良曰威胡縊莽分尚

五臣不泄其誅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

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

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

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

之漸臺眾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
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
皆已自誅縊也然後欽若上下恭輯善本羣后正

位度宗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

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

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

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有于德不台五

本台作怠字

兼有嗣字

淵穆之讓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于有

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

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

靡號師矢

敦奮撫之容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

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

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撫與麾

音義同

銑曰靡無師衆矢陳敦勉也言二聖

取天下無號令兵衆陳列勉勞奮擊指

撫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撫與麾同

蓋以膺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

讓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

能讓歸功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

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蔡邕曰謂

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孔

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

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矣

禮樂既盛

故云蘊也

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

帝者之上

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日本事曰誥戎事曰誓

之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責可

探也蔡邕曰洪大也鑽曰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

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並開迹於一簣

善本同受侯甸之五臣本服弈世勤民以方伯

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肯微開迹於一置並

為統牧也相子新論曰湯武

則父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

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翰曰湯及

文王累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土以成

其山漸為諸侯弈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

長統養百姓也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

長牧也養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

之不恪蔡邕曰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

顧既我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

戲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

乃始征伐也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威

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黃鉞金飾鉞也韋顧黎崇

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

至于參五萃夏京
遷鎬皓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
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然後乃始京遷於
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
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
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良
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邠之幽一也至太
王為我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
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遂自北面虎
子所居曰華夏京大也鎬亳地名

螭其師革滅天邑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

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天子如虎如龍如豺如

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

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是故誼士華而

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周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

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善曰左氏傳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

非之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

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

亦猶於

鳥

鳥

穆猗那翕純皦

皦皦亦蔡邕曰周頌曰於

如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如也韓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

之中也於穆猗那皆美也翕以崇嚴祖考殷薦

純皦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

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

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

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帝也

發祥流慶對越天

地者越在天善曰毛詩曰對

鳥奕乎

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蔡邕曰鳥奕光曜流行

貌善曰言二代以臣

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

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向曰鳥長

奕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誕略有常審

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五臣本無耳字善曰言二代神

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銑曰誕大明明渝變也言

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變矧夫赫赫聖漢

魏魏唐基沂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善曰楊子法言曰甄

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埏埴為器曰甄陶向曰矧况也沂上也况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測

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

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祖

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蔡邕曰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

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

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良曰緝熙明也神靈

日照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向

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仁風翔乎五臣

海表威靈行乎鬼區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銑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

國善本也善本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璫五臣本而不

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濟曰頤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

之惡惡回邪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

瑣細頤養也

興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

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

才明成其功非**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

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翰曰

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

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

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

其道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蔡邕曰言使日

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

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向曰經緯猶

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躡次不出其

道**外運渾元內霑豪**五臣善曰言漢道外則

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齊曰外則運行

造化之氣內則渥恩霑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

氣毫芒物**性類循**五臣**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銑曰性生也品物

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盛哉**

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

與亢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善曰

之君也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翰曰德

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

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

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

制作蔡邕曰鞏亦勞也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也鞏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

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至於遷正不敢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黜色賓監平**之事****渙揚寓內**蔡邕曰漢承周後

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

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

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易服色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

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而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務

云優慎無乃憇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

五臣而進曰蔡邕曰慎而無禮則憇善曰優作人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

優游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向曰言禮官

既不能德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

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俯蹈宗軌**銑曰俯

宗武帝封禪之執則也躬奉天經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

之經言天子**惇****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尚書曰

身行孝道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惇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析章服其化已洽矣****巡**

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祖頰反 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 善曰

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齊曰巡謀天下衆

庶之人懷安鰥寡之燔扶元 善本沈肅祗羣徒其惠浹也浹洽也 燔元 善本

神之禮備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懸祭川曰浮沈 向曰

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祗皆敬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蔡邕曰

日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

十而鳳為之長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肉

角馴毛宗於外囿蔡邕曰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 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

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五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馴於外囿

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囿擾緇文皓質於郊 蔡邕曰

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 翰曰擾游緇黑皓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

升黃輝采鱗於沼蔡邕曰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龜龍在宮沼

濟曰此謂黃龍也天手有至德則黃龍見甘露宵零於豐草蔡邕曰

則其露降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銑曰宵夜豐盛也三足軒翥於

茂樹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 向曰三足鳥

也軒飛貌翥飛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

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蔡邕曰天子寰內也 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

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

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

洋溢乎要荒

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

方州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

昔周姬有素雉朱鳥

玄秬黃粳

莫侯之事耳善曰素雉白雉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

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尚書帝駿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

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粳麥薛君曰粳大麥也向曰昔周成之

時有白雉赤鳥之瑞黑黍黃麥之秀皆為瑞也秬黍粳麥也君臣動色左右

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

濟濟翼翼峨峨

如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又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毛詩曰奉嶂峨峨向曰皆

貌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

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善曰尚書曰嚴恭寅畏 濟曰寅

敬聿脩懷安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 亦以寵靈文

武貽燕

五臣作宴 後昆覆以懿鑠

善曰左氏傳蕞啓疆曰辱見寡君寵

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

嗣覆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 豈其為身而有顯

五臣本無而有 辭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二字顯作專為其身而為專擅之辭也

蓋以光祖 若然受之亦宜勤恇 而旅力以充厥

道 蔡邕曰恇思也旅陳也 向曰若如此受命

美祖考之道也 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秘寶

恇思旅陳也

以流其占

蔡邕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序

流演也雜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

驗也向曰啓開也恭館置金滕之所也金滕

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書云天球

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

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

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

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

明哲智也言圖書者所以示

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

孔繇先命聖學也

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

曰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

孔子也繇體行德本正性也

道乎信也

復蹈

逢吉丁辰景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

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

瑞當於嘉辰此王者之明命也

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因定以和神

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

因天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

向曰

答三靈之

蕃煩

書璇機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蕃

多祉福展廣也

放唐謂堯也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

五臣

聖

心瞻前顧後

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

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

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

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豈茂

清廟憚勅天命也

五臣本無命字也作乎善

曰茂輕憚難也勅正也言封

善

善

善

善

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勅天之命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清廟祖考廟也勅告也

茲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物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加之二漢是七十四人也向註

同降下爰於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五臣作慶而遺

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不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勤素牒無大慶之瑞亦妄遺跡於書傳俾使罔無光大也章謂今其五臣本如台貽而獨闕也善曰尚書傳也

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良曰自封禪之若豈有知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也

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濟

將脩封禪也善本屢訪羣儒俞善本咨故老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

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事謀於故老問以可否

餚善本覈胡仁義善本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作肴

馬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

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洞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向曰斟酌飲也餚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

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既感求其醇飽也餚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

既感

文選四卷

四

四

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臣五繇無經之碩慮矣蔡

曰讜當也經常也辭占也王者終符預十五年

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十言天下已

舉五十之占而習吉也王悉盡也五繇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之正

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十將五臣本作萬嗣揚切

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善曰

併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扇遺

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播久而逾善本新用而不

竭翰曰德利于人而人不厭故雖久汪汪乎丕

天之天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

而已齊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亘終

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

知其深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美唐皇

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終

